

國朝學案小識

冊三

卷八目錄

守道學案

孫懿齋先生

朱湘淘先生

趙玉峯先生

嚴佩之先生

王任庵先生

陸朗夫先生

閻懷庭先生

劉宣人先生

范彪西先生

許西山先生

陳定齋先生

陶視庵先生

彭一庵先生

王懷三先生

學案小識卷八

守道學案

興縣孫先生

先生諱嘉淦字錫公號懿齋又號靜軒翰林歷官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少好靜坐誦讀之暇輒瞑目竟日讀書不泥傳注務返諸身心以求實踐年二十餘爲督學高文良公所識拔卽得聞性命之學研求理學之書又請業於儀封張清恪公所造益邃嘗謂人言朱陸異同此直好以口舌爭勝耳若實體則窮理主敬原不可分蓋克己乃聖學主腦工夫但識己之所在凡所動念卽據禮追己從生究己終極卽是窮理己克而禮自復卽是主敬所復之禮不外孝弟天德王道皆統於此卽如人臣受職但事事念及民生休養生息使之樂業安居自能老者衣帛食肉而忠君親上之心不教而自生孔子所謂至德要道孟子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正此意也生平惟以至誠待人自居鄉至立

朝未嘗作一欺人語與人共

國家事雖至親故亦侃侃無少阿不得已至於奏劾必直告無隱爲總制時僚屬有過先以教諭不悛乃劾治有可原又未嘗不爲平反

也故受劾者不怨處心虛公不以傾險疑人居常以八約自戒一曰事君篤而不顯二曰與人共而不交三曰勢避其所爭四曰功藏於無名五曰事止於能去六曰言刪其無用七曰以守獨避人八曰以清費廉取視學安徽進諸生於庭講明身心性命之學纂近思錄輯要一書授之曰此聖學階梯也官國子司業以人才出學校而科目僅取文藝無裨實用請令天下學政選拔生員貢於太學九卿保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學正學錄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佐用遷祭酒復上言別置學舍支帑爲膏火資學成第其等敘用示勸得旨歲給銀六千兩賜學南官房三百餘間於是分堂撥住日給以肄業內外爲差嚴立課程令助教等分宿官署祭酒司業五日一會講後以尙書總理國子監事奏倣安定經義治事二齋法分條教授學者刮磨砥礪咸知實學成均之化稱極盛云先生奏疏百數十篇而天下傳誦者莫重於三習一弊其言曰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諂諂諂

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卽是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疎久之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旣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卽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揆

厥所由皆三習爲之弊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

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耆碩賢才彙升豈惟並無此弊亦並無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旣已成則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

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故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以爲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未見其道惟文王知其未見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所不知難已故望

皇上之聖心自懷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返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敢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諍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己

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浼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郅隆化成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戒慎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者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

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先

生之責難格非陳善閉邪爲何如乎視朱子誠意正心之說不亦後
先同揆耶於此可以窺先生之學矣至其歷任封圻興利除害足垂
後世者載在

國史不具述

寶應朱先生

先生諱澤灃字湘淘號止泉少時專務該博多識強記而於聖賢切
要之言反躬體察未得其要歸顧獨念朱子之學實繼周程而紹顏
孟以上溯孔子自訾朱子者謂朱子爲道問學象山陽明爲尊德性
分別門戶勢同水火久而莫釋伏取朱子文集語類全編讀之潛思
力究至忘寢食初從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答張欽
夫說知其用功親切惟在靜中持守不敢昏亂動中省察不敢紛馳
幾信朱子傳心之奧在是矣而又以爲靜中之動動中之靜終未融
澈復不能無疑乃玩答陳超宗陳器之林德九林擇之書玉山講義
及太極圖說西銘解註遂恍然悟夫未發時四德渾具自有修理已
發時四端各見品節不差而語類中陳北溪所錄窮究根源來歷一
條爲教人入門下手處蓋學者先識理義大概規模於胸中而日用
之間整齊嚴肅惟從莊敬涵養中窮究根源來歷如何皆有以察夫

天命之極致而真知之而固守之如是則義理始爲我有而用功精進與曩時意趣迥乎不同誠有見夫靜則昭昭不昧而天理渾淪之原於此而存動則井井有條而天理脈絡之分於此而發一動一靜雖有體用之殊而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靜固凝然動亦凝然境有萬變心體則一凡經書子史所爲妙道精義者活潑洋溢皆統攝於此融洽於此此先生四十以前之梗概也由是深信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爲孔子相傳以來之的緒有不可得而移易者蓋居敬者存其天理之本體而非空寂窮理者窮其天理之條件而非外馳故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彼夫爲朱陸同異之說妄以尊道分塗者固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卽學朱子之學而居敬不知體認已發未發斯理流行之實徒矜於貌言視聽之間未免昏憤紛擾徒勞把捉窮理不知推尋性情體段身心源頭之實遽徧觀夫天下事物之繁亦未免失卻本領汎濫無歸是則所謂居敬者豈朱子之居敬而所謂窮理者豈朱子之窮理哉先生蓋積十餘年從朱子書中加精思實體之功而後信爲學脈不易之傳也其朱子未發涵養辨一曰主敬存誠卽所以涵養於未發以貫通乎已發實用力者自喻其微然朱子未發涵養一段工夫原極力用功後儒爲之諱者其防

微杜漸之意自有所在特以陽明晚年定論一書取朱子言收放心存養者不分早晚概指爲晚年以明朱陸合一定學者紛紜之議若更言涵養是羽翼陽明無以分朱陸之界故概不置詞俟學者自爲尋討可謂用意深遠矣然朱子涵養原與陸王兩家不同乃有所避忌不顯明指示無以闡朱子涵養之切要且益增章句文義之譏而目爲道問學之分途矣縱有言及者又似自陳所見按之朱子涵養切要之序不甚相合蓋朱子於程子未發之旨辨之精有一毫之未當不敢以爲是思之切有一毫之未信不敢以爲安驗喜怒哀樂之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延平得之豫章以上承龜山伊川者也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程子之言也與其信程子轉相授受之言不如信程子之言親切而有味是以用功於察識端倪而不以觀心於未發爲然然惟其辨之精思之切有一毫之未當未信者不敢以爲是而安故於季通辨論之餘疑而悔悔而悟反覆於程子諸說而自覺其少涵養一段工夫也朱子悟涵養之旨自己丑始悟涵養之旨無諸賢之弊亦自己丑始集程子諸說參而求之會而通之因疑心指已發之未當而不可信始悟心兼體用必敬而無失乃所以涵養此中必實致其知日就光明而學乃進也悟心兼體用而有涵養於未

發貫通乎已發之功則向來躁迫浮露之病可去而有寬裕雍容之象矣悟敬以涵養又必致知則絕聖去智坐禪入定歸於無善無惡之弊有所防而陽儒陰釋之輩無所假借矣自此以往涵養之功愈深所見愈精本領愈親如涵養於未發之前則中節者多湖南諸友無前一截工夫則有答林擇之書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則有答胡廣仲之書此尤章章可考者也夫以朱子好學之篤功力之專自不數年而體立用行然猶需之數十年者亦有說焉答呂伯恭周叔謹輩往往從涵養中自見支離之失而不諱固所以致友朋箴來學而自己之由疏而密由淺而深亦層進而有驗蓋涵養而略於理者易涵養而精於理者難涵養而處事不當者易涵養而事理合一者難涵養而偏於靜者易涵養而動靜合一者難朱子自四十後用許多工夫漸充漸大漸養漸純至丙午答象山有日用得力之語至庚戌有方理會得恁地之語又曰幸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所謂涵養於未發而貫已發者心理渾融無間而歸於一矣要其用功一遵程子涵養之序如此此直上溯伊川以接子思子之脈者原與後世陽儒陰佛假未發之旨以實行其不思善不思惡之術者較若黑白亦何爲有所避忌而不言哉或曰子言朱子涵養之序詳

矣彼援朱入陸者方爲晚同之論以混於一吾子之言得毋中其欲而賣以糧乎曰不然彼良知家多言朱子晚年直指本體以示人今朱子之書具在如答度周卿晏亞夫潘子善孫敬甫諸書皆六十以後筆皆以涵養致知爲訓曷嘗單指本體乎其言涵養也莫精於答呂寺丞純坤不爲無陽無知覺之事而有知覺之理其言進學在致知也莫精於答張元德橫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此皆甲寅戊午後之言又何嘗不以涵養致知爲訓又何嘗單指本體與良知家有一字之同乎如單指本體不惟理不能窮中無所得卽所養者亦無理之虛靈知覺正朱子所云一場大脫空者亦不俟明者而知之矣其辨二曰朱子之色莊言厲行舒而恭坐端而直言貌之涵養者然整容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讀書之涵養者然靜而常覺靜之涵養者然動而常止動之涵養者然仁之包義禮智也求仁之涵養者然仁義禮之歸於智也藏智之涵養者然歷觀朱子註疏纂輯刪述粹精之理居官事君治民忠愛之道立身行事之大小無不皆然此所以動靜周流皆貫通於涵養未發之中者也然其間尤有當辨者朱子曰敬字工夫貫通動靜但以靜爲本言乎主敬而靜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言乎主敬則無弊主靜則

有偏也二說不同亦自相須必以敬爲主肅然收斂無有雜念乃是性體此下手要著敬到熟處自然一念不雜而靜朱子無時不敬無時不靜敬靜一者也若有意於靜而不知主敬誠有如程子所言者故朱子答胡季隨呂寺丞講戒謹慎獨二節言徹頭徹尾隨時隨處無不致其戒懼之力於獨之起處尤爲切要更加謹懼所以涵養須用敬庶幾有未發之中以省已發慎所已發以全未發之中而用敬用靜之不可不辨也朱子言未發見於語類者詳見於文集者僅答擇之廣仲數書其他不多有惟答呂寺丞再三言之至於辯以未發爲太極爲不是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尤極細密若以未發爲太極勢必直趨靜寂一路不至於遺棄事物專守本體不止故答張元德有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卻是釋子坐禪之語謂延平行狀下得重者始指此耳試取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讀之至靜之中而四德畢具渾然一理有燦然者存是安得第言未發不詳所以涵養卽所以立人極而陷於無善無惡之說此尤不可不辨也觀此則先生之涵養主敬可知矣他若朱子格物說辨一格物說辨二讀中和舊說序讀朱子語類讀朱子答陳超宗程允夫何叔京書讀朱子答黃直卿書太極圖說仁說讀朱子答程允夫書以及坤復乾

艮四卦說主靜說性情說選讀朱子文目錄序選讀語類目錄後序
書南軒先生集後跋陳安卿先生集書羅整庵先生答王陽明先生
書後共學山居講義驥沙東川書院商語示進兒示輅姪等篇大抵
皆發明朱子之精蘊以爲教者也而從居敬以透主靜消息白田王
先生極不以爲然謂旣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攖拏非所
以爲學見白田草堂存稿中先生所著有輯朱子聖學考略朱子誨
人編王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輯文集八卷

河陽趙先生

先生諱士麟號玉峯歷官吏部侍郎從自己身心倫常日用貼實講
來貼實做去明白簡易的有把握其敬一錄曰心者人之神明萬理
本然具足但不可任當下之人心爲心故孔子言從心必曰矩焉孟
子恐人任當下之人心爲心也故指示之曰良心又曰本心焉本心
卽道心也堯舜大聖人也於人心凜凜乎危之曰人心惟危成湯大
聖人也於心兢兢乎制之曰以禮制心文王大聖人也於心抑抑乎
小之曰小心翼翼以顏子之賢也其心僅三月不違仁焉天地之大
也於復乃可見天地之心焉孔子有舍則亡之戒孟子有求放心之
言又察害於其政必由生於其心使心而可不求也則古人不必有

多功使當下之人心而可任也則塗人且可等於聖人矣若同一途而喜怒有偏意見未化物我未一踐履不純亦屬人心矣見孺子而惻隱見委壑而有泚以直而動動以天也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也卽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也外此則異端也然則求之功將安在與曰莫若居敬以窮理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能事畢矣又曰中庸原附於禮經大哉聖人之道一章前說禮儀後說崇禮下章卽說禮樂故此章禮字重不可看輕後人覩視禮儀精視聖道故分大分小不知仁義禮智皆性卽皆道也聖人別之爲三百又別之而爲三千凡所以裁成輔相者無不具是德性德性卽是無形之禮儀威儀禮儀威儀卽有形之德性世界若無此禮撐持便天坍地塌三綱不立九法不章萬物相戕相殺矣今萬物各生各遂何一而非禮維持上天下地何處而非禮充塞發育峻極不在三百三千外聖人之道亦不在禮儀威儀外又曰理者妙形與氣與數而爲言也未形未氣未數理則兆焉有形有氣有數理則具焉無形無氣無數理則漠焉不離乎形氣與數而亦不墮乎形氣與數其至妙矣乎人知理之形則形與天地一知理之氣則氣與萬物通知理之數則數與鬼神合知形而不知理則形其形知氣而不知理則氣其氣知

數而不知理則數其數又曰六經大旨盡在論語無大過是易經大旨允執其中是書經大旨思無邪是詩經大旨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大旨人而不仁如禮何是禮經大旨人而不仁如樂何是樂經大旨是先生之學也先生宰容邑首殲巨盜後更蕩以祥和一時士慤民恬簾垂篆裊熙熙然遠古風矣其後撫越撫吳教士化民移風易俗猶之乎容邑也著有金容會語武林會語金閶會語撫浙條約撫吳條約先生之政其卽先生之學也歟先生初亦謂陽明致良知三字爲作聖真血脈及作朱子全書義序乃謂朱子晚年定論之說爲禪學者之僞作以欺世誣民蓋其學之歸宿在紫陽不在新建可知矣讀書堂綵衣全集四十六卷詩居其大半千古遐思四時佳興可以想見其襟懷焉

梁溪嚴先生

先生諱穀字佩之號生軒布衣性孝友家貧屏跡不出訓授生徒以養親篤學好古於經史百家靡不精究尤潛心於易復攻春秋嘗課其弟穀曰讀書以理學爲主吾自得高子遺書方知有歸宿地旣而與鄉先生講道東林高公彙旃推爲主席作重修道南祠記又相與輯高忠憲公年譜高子節要東林書院志諸書學政某慕其名貽以